



五一专栏

德柱大叔的修车小铺

刘琴

土路上，人和车子及牲畜身上都蒙着一层厚厚的土灰，时常有各种车子来到德柱大叔的铺子里修理。赶上雨雪天气，会有更多的人一边咒骂着天气和土路，一边喘着粗气汗流浹背地把坏了的车子推到铺子里。

德柱大叔白天忙着修车，晚上就住在铺子里。每天晚上，无论天气好与坏，他都会在铺子的房檐下挂上一盏明亮的马灯。有一次，我的自行车后闸掉了一个螺丝，推车来到德柱大叔的铺子。当说起这盏马灯，德柱大叔说，这条路不好，车坏的多，在这里开铺子就是为了给人方便，要是半夜三更赶上出了毛病，开车的该有多急。亮着这盏灯，大伙知道这里有人，心里就踏实多了。听着德柱大叔的话，我的眼前出现一幅画面：多少个夜晚，或万籁俱寂悄无声息，或风急雨骤尘烟四起，或大雪飘飘寒气袭人。那些因车子故障无法赶路而焦急万分的人，满怀希望向着这盏明亮的马灯奔

来。随着急促的重重的砸门声，德柱大叔披着衣服打开铺门，二话不说抄起工具修理车子……

有一天的夜半时分，随着一阵杂乱沉重的砸门声，一个浑身冒汗的外乡人倒在了铺子门外。德柱大叔开门一看，丝毫没有犹豫，把外乡人抱到屋里。原来，外乡人开着一辆小货车经过这里，因为路上的一个大坑歪进沟底。外乡人跌得血肉模糊，小货车摔得七零八落。德柱大叔找来乡医，给外乡人上药包扎，自己用了一个晚上才把小货车修好。外乡人感动得热泪长流，他跪在德柱大叔面前连磕三个响头，说这辈子忘不了德柱大叔的救命之恩，忘不了这盏亮着的马灯。看着外乡人远去的身影，德柱大叔布满血丝的眼睛涌上一层水雾，他一边把药钱递给乡医，一边说，唉！这一辈子谁没个难处？谁不求人？都不易，不易啊……

只要有点空，德柱大叔就背起一个大藤

筐，扛起一把大铁锹，顺着土路往前走。他用藤筐背来细碎的沙石，填到那些坑洼里，用铁锹拍平，用双脚踏实。村里人说，德柱这人心善哪，这是顶好的一个老实人哪。也有不怀好意的人走到跟前说，德柱，你这铺子的买卖全仰仗这条土路不是？颠坏的车越多，你的买卖就越好不是？你咋还填上了哪？憨啦？德柱大叔一言不发，头也不抬，仍旧用细沙填埋着大大小小的坑洼，一个又一个……

五十年光阴一晃而过，半个世纪的岁月悄然逝去。德柱大叔的修车小铺就像一棵槐树依然立在路边，青石垒成的墙壁泛着幽暗的光泽，黑色的扇形瓦片长满了厚厚的青苔，瓦片缝隙里的小草又浓又密，那盏照亮了无数个漫漫长夜的马灯依然挂在房檐下。只是，铺子门前，没有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坏了的车辆停在这里等待修理，没有了德柱大叔忙碌的身影和劳累的喘息，没有了叮叮当当吱吱嘎嘎的各种声音，也没有了来自或远或近不同地域的方言土语。德柱大叔的修车小铺仿佛被人们遗忘了一般，只剩下一片冷清孤寂。铺子门前，那条遍布坑洼极其难走的土路，已经变成一条又宽又直的柏油大路，平整光洁得如同一条黑色的绸带伸向遥远的地方，一辆辆汽车满载欢声笑语急驰而过，或奔向山外，或从山外而来。德柱大叔抓着一根桐木拐杖，眯起眼睛顺着大路望向远方，他轻声地说：好啊，好啊，我总算可以好好歇歇啦……

■汤青 摄影

劳动者

鲁亚光

蓝天
笼盖比水还清纯亲切的民谣
贴近质朴的茅屋
粗糙的石头与温暖的阳光
静立于农业的肺腑

那是一群土生土长的劳动者
日出日落的磅礴与辉煌
沸腾他们高尚而纯净的血脉
凝，伴雨而落
凝和劳动者咸湿的汗渍
在所有幸福祥和的季节

带着比稻谷还清香的微笑
亲近土地
亲近农业的呼吸
在贫穷与幸福之间
挥舞锄头
呼风唤雨
笼盖热火朝天的家园
让粮食金属般的光泽
照耀高昂的头颅，以及
所有跳荡不止的灵魂

槐花

不再错过

张恒利

周末，难得清闲，早餐后去了人民公园。经过一天门，踏着卵石小路缓行，心里什么都不用想，把内心清空，彻底放松下来，感觉真好。

依照往日习惯，是沿着石阶而上的。台阶渐近，空气中似乎夹杂着淡淡淡淡的香气。行至台阶中部的平台，浓浓的清香简直打着滚向你扑来，好像要钻进每个毛孔里。多么熟悉的味道啊，是槐花的香味，童年时槐花的香味。

不由得停住了，猛吸了两口，这清清香香的味道，犹如小布丁入口时的细腻滑润，直沁心脾。难怪有人写道：“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还未到五月，急性子的槐树已经把一嘟噜一嘟噜的槐花挂在了碧如翡翠的槐叶间。

到达台阶最高处，回望两侧，是槐花的世界了。多少芬芳的美景，都在眼中溜走了。若不是浓郁的槐香肆意地充斥着，叫醒麻木的鼻子，今年的槐花又擦肩而过了。

槐香的世界里，心里舒展了许多，每个细胞都染上了槐香，随意地悠闲地踱步晃悠楼北边，正与槐花撞了满怀，想躲都躲不开。一路槐香，那纯洁如雪的一簇一簇地悬挂在枝头的槐花，竟然开得如此繁盛，扑啦啦的在树上，你不让我，我不让你，仿佛能听得它们彼此挤挨喧闹的声音。

猛然间，“槐亭”两个字闯入眼帘。原来，公园中的这一片，本就是赏槐之地啊。这么多年，也才看满槐柱上的两副对联：“槐风不禁香袭客，吟鸟常衔诗到亭”“槐荡清香盈客袖，亭观碧水润诗怀”。没有诗人的情怀也罢，真的愧对充满了满树的槐花也罢，却是这些年与太多风景擦肩而过，是比这稍纵即逝的芳香，更值得回味。而收获的这花香，竟是因为不再错过。

嗅着槐香，回到了童年。老家的大门内有一棵高大的槐树，每年初夏，槐花盛开时，会有长杆绑着一把镰刀，举着，从树上削下来一串串的槐花，还没等槐花掉到地上，就已经有一双手接住，迅速地塞到了嘴里，大口大口地狂嚼起来。吃槐花的景象如在眼前，唇边残留着儿时的槐花香味。



清明小假，最好的去处大抵是陪孩子踏青赏花了。妻提议去看槐花，我和儿子欣然应允。邹城狼舞山，一路风景如画，那抹淡淡、嫩嫩的青葱，逐渐长成浓浓的、醇醇的苍翠。

“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春水碧波飘落处，浮香一路到天涯”。记不清是哪位大师的佳句，只记得儿时父亲的教导下背诵过。依稀记得，老家庭院内有一棵老槐，每逢花开，家人总忙着采摘。我总会大口吞下一串，直到嚼尽最后一丝甜味，满嘴白沫才肯咽下。在那个年代，这算得上佳肴了。等到我和姐姐大快朵颐，甚至吃到厌倦，妈妈才把剩下的、蔫巴巴的花收集起来，和上一点白面，加入些盐，放在油锅里烙出金黄的大饼。那又是一种别样的风格，我们又会一顿饱餐。有一年，家里比较富裕，妈妈在面糊里加入一个鸡蛋，烙出的饼分外好吃，至今回味无穷都垂涎三尺，飘出来的是花的清香，吃下去是原麦的醇香，细品之下还有蛋黄的鲜

四月了，院里那棵槐树花开得正盛，雪白的花朵缀满枝头，随风摇摆，花香弥漫着整个院落。

小时候的村头路边，就有一棵大槐树，枝叶浓密。即使伏天，树下也会很阴凉，总引来村里的孩子们的嬉戏，也总有村民端着碗蹲在树下边吃饭边聊天。我问父亲：“这树长了多少年？怎么不开花呢？”父亲说，树是爷爷小时候栽的，大概有三四十个年头。不开花是因为它是公的，母的才会开花。花特别香，还能做菜。

第二年春天，我惊奇地发现，大槐树不远的地方长出一棵小槐树，许多的嫩芽。我每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小树，看它不能开花。四月中旬的一天，我发现小树的枝头结了些许花骨朵，一串串的，虽然不繁密，但很可人。过两天，花开了，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我提着竹筐，小心摘下花朵，让母亲为我做了一顿美味的槐花饼。那淡淡的花香，自此停留在唇齿间再也未能忘却。

我上初一时，植树节那天，学校组织全校师生一起去山上植树，我一看树苗就认出是槐树。我们拿着树苗，来到离学校有五里外的山坡上，开始了浩浩荡荡的植树活动。那山不高，树特别少，杂草丛生。仰望几十亩的

远。现在想想都后悔，捕捉蜻蜓是我一生中做过的唯一的坏事。

黑槐，树冠不太大，墨绿的叶子密密麻麻地挂在枝头上，即使再强的阳光，树荫下也见不到半点斑驳，成了大人们休闲纳凉的好地方。槐树新生的枝条光洁碧绿，树皮柔韧细腻，小孩子们特别喜欢爬到树上去玩，像结了一树的葫芦娃。到了七八月份，黑槐就会开出淡黄色的花朵，含苞的花蕾恰似一枚枚弯月，盛开时则会生出五六枚花瓣，一串串地向土绽放着。花落入泥后，树上结出的果实像一串串碧绿的珍珠，挂满枝头，等到颜色变的幽暗，就是采摘入药的时候了。

黑槐，生命力极强的，俗话说“唐松晋槐比南山，见证历史活神仙”。如今，济宁市区最古老的那棵大槐树已千百岁了，仍生生不息，枝繁叶茂。

刺槐，没有国槐的柔美，浑身长满了针刺，但它的花朵却可以食用。以槐花和鸡蛋面粉作为食材，再添加一些佐料，做出的槐花糕、槐花窝窝，都成了特色小吃，槐花汤更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刺槐，在清明之后萌芽，一周后，花蕾开始孕育，椭圆形叶片泛着淡淡的黄绿。它不像黑槐的叶片那么茂密，可两种槐树的花蕾极其相似，只是刺槐花朵更加密集，繁花如雪，似串串香玉，又若串串蝴蝶。远远望去，仿佛满树厚厚的白雪，又随风飘来阵阵清香，众多蜜蜂采集花蜜，“嗡嗡”作响。这时，开始采摘槐花了。槐树天然的秉性是奉献，“只留清气满乾坤”。树枝脆极了，用镰刀卡住枝条轻轻一拽就听“咔嚓”一声，有时近乎疯狂的掠夺，已将枝条削光了。说来也怪，越是这样，槐树越生出更多的枝杈，坚韧而旺盛。绽放不尽的美丽，正在一次次磨难和创伤中获得的永生。

像过去的样子去见槐花

黄飞

香。妈妈总说，她不喜欢吃，花的味道太冲。我知道，这是那个时代中国妇女共同的谎言。

爸爸在家时，总是要借着美食让我们姐弟背上一两首古诗，不然是吃不到美味的。吃莲蓬时要背杨万里的《小荷》，吃月饼时要背苏轼的《水调歌头》，吃这槐花饼时自然要背这“槐林五月……”那时，总觉得父亲有些古怪，让我们背这些古怪的东西。有时，他坐在老式的桌子上，用我们作业本的背面，写一些在我们看来古怪的东西。他把写好的东西，放在橱子里锁起来，从不让我们看。长大后，才知道父亲当年因家庭成分问题和大学失之交臂。现在想想，具有文艺思想的父亲和勤劳善良的母亲的，是上天给予我最大的恩赐吧。可惜，彼时的我却生在福中而不知。在这断魂之日，看着槐花，遥望故乡短松之处，不禁潸然。“子欲孝而亲不待”，造化愚人，不过如此。

“爸爸，你看，槐花！槐花！”思绪被儿子的欢叫带回眼前。“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春水碧波飘落处，浮香一路到天涯”，儿子吟诵着，全然没有我儿时死记硬背的生硬，似乎同样的年龄，他们这一代对我当

年认为古怪的诗词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

走进槐林，空气弥漫着清香，我们像蜜蜂一样顺着清香的指引向山林深处前行。我采一串，放在嘴里，少了儿时的贪婪，细细品味。妻更仔细，拿矿泉水清洗了浮尘，摘去花萼，塞到儿子嘴里。儿子似乎并不太喜欢，吃了两串，就不肯再吃。妻说，怎么槐花不如今以前好吃了呢？我不知如何作答，笑而不语。不远处，有几个临近村庄的孩子，正像我小时候那样，大把大把地，把槐花往嘴里塞。他们吃得那么投入，那么惬意。我转头对妻说，不是槐花口味变了，改变的是你我的心情。

不一会儿，儿子和那几个小孩玩了起来，打成一片。儿子也学着他们那样，整把整把地吞食。妻连忙去制止，我劝住，也许，槐花就该这样吃吧。我试着把一大把槐花塞进嘴里，浓郁的清香夹杂着一丝花萼的苦涩，果然如儿时一般。妻也学着我的样子，我们彼此看着满嘴白沫的对方，想笑却笑不出来了。

回来的路上，我们绕道而行，生怕碾碎那飘落之处的一路浮香。看看车中因倦意而小睡的妻儿，愿幸福如槐香，一年一年，一代一代，永无止境……

■李昊天 摄影

芳香情缘

白敏霞

秃山，我展开了想象的翅膀。一树树的白花风中摇曳，像天际间飘落的白云，一片片飘落的花瓣，像春天里飘舞的雪花，一阵阵浓郁的幽香，引来无数的蜜蜂，给安静的村庄带来欢快。

后来真的如此，每到槐花开放的季节，整个山坡一片白，浓浓的香味飘得很远。花开时节路过那座山坡，都忍不住采一把槐花塞进嘴里，那甜甜的滋味，至今回味无穷。

后来去了另一个小镇上学，发现当地少有槐树，不免有些失望。四月的一个周末，同桌叫我们几个同学去他家玩，刚到村口，就闻到槐花的香味，原来他们村是远近闻名的槐花村。远远望去，整个村庄被白色的花海笼罩着，家家户户都晒满一院子的槐花。那天我们吃了最好吃的槐花宴，有蒜泥槐花，槐花煎饼，槐花麦饭，最让我难忘的是槐花陷的饺子。走时，我们每人还带了一个槐花锅盔，同



桌家人的盛情款待，让我心里暖暖的。

同桌告诉我，下次来他家，顺着路上来，遇见第一棵槐树后，左边小路上去第一家就是。我心想，以后的事太难说了，毕业分别在即，无缘也只能就此作罢。但那一树花香，却永远驻进了我的梦里，让我魂牵梦绕。几年后我嫁给了同桌，他把院子里种满了槐树，每年花开时节，便芬芳了院落，芬芳了我美好的回忆。

曾经的曾经，深深浅浅，点点滴滴，若有若无都在记忆中渐行渐远，而这一树树不尽的芳香之花，总会让我的思绪缠绵绵绵，清清浅浅。任岁月匆忙，依旧肆意弥漫起无边幸福。

■许双福 摄影

久远的温香

马银生

每年的五月初，春夏交替，槐花盛开。我家门前的那棵大槐树，两个人都合抱不过来，没有人记得它的年龄。

梨花开了，杏花谢了，大槐树才悄无声息地吐出花蕾。一嘟噜一嘟噜地挂在枝头上，在微风中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站在树下，看那一串串洁白在风中摇摆着，就想起童年时母亲烙的槐花饼，清幽幽的槐花香，仿佛还在唇齿之间……

那时候，生活很困难。青黄不接的日子，小麦未成熟，瓜菜没上市，一天到晚吃的是地瓜面窝窝和萝卜咸菜，喝的是稀薄的玉米粥。母亲总是找一根长长的木棒，上面绑把镰刀，跑到大槐树下，贴起一双小脚削树上的槐花。

放学回家，看到母亲削槐花，我就端个小竹筐在树下捡拾，常常捋一把就放到嘴里，吃得特别香甜。等到捡满竹筐，端到家中，母亲一朵一朵地把花捋下来，放在清水中洗，再放上些油和盐。用瓷盆和好面块，擀成一个个面皮，放上一层调拌好的槐花，再盖上一层面皮，用手把周围压实。接着放到锅里用慢火烙，等到反面变色鼓起来，一股诱人的香味散发出来。迫不及待地拿上一个，在灶前吃。在那个贫脊的年代，母亲烙的槐花饼简直就是美食。

前年春天，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门前的大槐树也因村里铺水泥路被伐掉了。每逢槐花盛开，一种酸楚会涌上心头。常常想起母亲烙的槐花饼，香甜的味道仿佛还在，已久远，很温馨。

一棵树·一朵花

徐子飞

很难找到了，好不容易在公园的一角，遇见一棵槐树。

花儿正开着，清香里闪着银光，甚是好看了；但枝杈却像没吃饱似的，显得干枯瘦小。

这让我一下子想起童年，想起缺少少穿的年代。母亲为节省面粉，蒸出的馒头掺入了大量的槐花。

你一定看到了，一朵花开了，一朵花落了。阳光悠闲地把一棵树，已制造完整的影子，搬到了窗台上。

风不断抓来一些清香，交给脸庞上，一直向南地张望。娃又出门两个多月了，母亲把一些念词，轻轻地置在唇上，嚼了又嚼。

万元奖金等你讲述运河故事

——中国首届运河故事非虚构写作大赛即日启动

悠悠河畔，依依杨柳青。古老的大运河犹如历经沧桑的老人，见证着历史的变迁，历经着岁月的洗礼，日新月异的变化中，那些依然清晰的往事，那些传奇动人的故事，是否令你娓娓道来，一吐为快。即日起，中共济宁市委宣传部分、任城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济宁报业传媒集团联合举办中国首届运河故事非虚构写作征文大赛，现面向社会征集作品，以非虚构写作为你讲述运河故事。

作品内容围绕“运河”主题，从不同侧面深入讲述运河的历史和今天，在传奇或平凡的故事中，品味运河人生，发掘运河文化，延续运河文脉，以时代记录者的宏大视野再现运河之美，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描绘中国梦。

——挖掘任城区运河历史文化独特内涵，着力展现“济州古城、运河之都”的人文精神、历史风貌、文化成就。

——以全流域的宏大视角讲述大运河百态人生。

来稿要求原创，非虚构，未公开发表，内容健康，注重文学品质和故事性，字数限5000字以内。活动组织者对作品拥有修改和使用权利。

本次征文设一等奖一名，奖金3000元；二等奖三名，奖金1000元；三等奖八名，奖金500元。

优秀作品将由济宁日报、济宁晚报刊发，并邀请国内专

家、作家评选佳作，颁奖并结集出版。

本次征文仅接受电子邮箱投稿，来稿请同时寄 mantao909@163.com、jnrjgjb@163.com。邮件主题请注明“中国运河故事征文”及作品标题，在邮件正文粘贴作品内容，同时以附件形式附上作品文档。截稿日期：2018年10月31日。

运河故事，期待您的讲述。



主办单位：中共济宁市委宣传部分任城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济宁报业传媒集团

浪花设计：魏媛媛

花与树的永生

王效新

小时候，我家房前屋后长着几棵大槐树，父母亲管它叫洋槐和黑槐。黑槐摇身变为国槐，还是我上了高中后才知道。至于为什么叫国槐，就没有寻根问底的必要了。但有一点，这种槐树一定深得人们的喜爱。

我是个很调皮的孩子，放学后，经常光顾生产队的牲口棚。我深知“马尾巴的功能”，在其后面转悠，趁机拔几根长毛，等惊恐的“马大姐飞起一脚”时，我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马尾巴上的毛，又粗又长，油光发亮，劲道柔韧，最适合做捕捉蜻蜓的套圈了。取一根拔来的长毛，中间打折，搓捻成绳，然后发梢穿过绳孔，做成一个套圈，钉在竹竿上即可。捕捉的方法很简单，只要悄悄地套圈顺着蜻蜓的尾巴套进去，用力一拉，蜻蜓即可收入囊中。

有种美丽的蜻蜓，我给取名绿老虎，特喜欢抓着黑槐树的枝条做“引体向上”。它的透绿的身体上，点缀着一些黑黄相间的纹路，美丽极了，大大的眼睛不停地抖动，尾端像是会呼吸一样，极有规律地伸张着。我每次扛着武器走到树下，总能发现好多只绿老虎，垂直地挂在枝条上。我想，它大概是躲在黑槐树下乘凉吧。

“人家只是来乘凉，招你了，还是惹你了，干嘛跟人家过不去呢！”还有捉到蜻蜓后，残忍得像做外科手术一样，掐断尾巴，用草棒连接，再放飞，自以为飞得更高，更